

抵抗与归属：毕加索的异乡七十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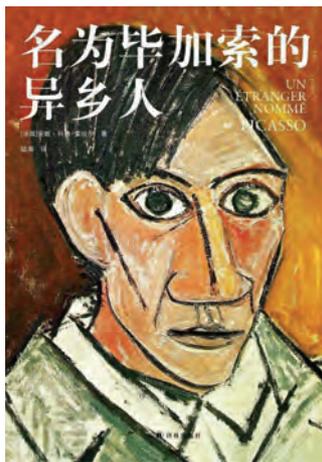
这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，它不仅聚焦于毕加索的个人经历，而且还结合社会史、移民史、政治史，在更大的历史背景中重新定义毕加索。

□ 撰稿 | 陈秋实

1973年，毕加索在法国南部的穆然小镇去世，结束了他长达七十多年的“异乡”生活。他在法国创作、定居、成名，却从未成为法国公民。直到他去世，法国警局那份编号为“74.664”的“S”级档案仍默默记录着这位“异乡人”的一生。法国作家安妮·科恩-索拉尔的新书《名为毕加索的异乡人》正是从这份档案出发，重新塑造了一个我们熟悉却未必真正理解的毕加索。

毕加索的“异乡人”身份是法国政府给他贴上的标签，也有一段段有迹可循的历史：第一次展览的半个月前，他被警方登记在册；1914年，他的近700幅作品被法国当局扣押；申请入籍的文件被无情驳回。这些看似零散的事件，在作者笔下串联成一条清晰的线索：一个被不断排斥的人，如何在夹缝中生存、创作并最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，深深影响了法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。

这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，它不仅聚焦于毕加索的个人经历，而且还结合社会史、移民史、政治史，在更大的历史背景中重新定义毕加索。在20世纪上半叶，他生活在一个被民族主义撕裂，仇外主义盛行的法国。面对瞬息万变的时局，面对暗流涌动的法国社会，毕加索在粉墨登场的各种政治力量之间平衡自如，总能逢凶化吉。书中描写的早年毕加索，远没有“天



《名为毕加索的异乡人》
[法国]安妮·科恩-索拉尔著
译林出版社 2025年4月

才艺术家”的光环。为了躲避警方监视，他频繁搬家，只能在条件恶劣的“洗涤船”工作室中创作。也正是在这种边缘状态下，他的艺术语言逐渐成形。作者提醒我们，毕加索的创造力并不是在稳定、安全的环境中生长出来的，而是不断适应和对抗现实中压迫与不确定性的结果。

到了晚年，毕加索选择离开巴黎，转向南方的陶艺创作。这一决定也许曾被误解为逃避或隐退，书中却提出另一种解释：毕加索主动舍弃了巴黎。他选择了南方而非北方，选择了外省而非首都，选择了做一名工匠而非学者。在远离艺术中心、远离学院派规则的地方，他重新连接神话、手工艺与日常生活。在地方手工艺中，毕加索才真正找到了超越国籍与边界的对话之可能。

当作者将毕加索的“异乡人”身份与当代的移民危机、文化认同等议题并置时，这位艺术巨匠的形象便与21世纪的当下产生共振。他晚年的陶艺实践，恰似一道穿越时空的宣言——在20世纪的法国，当民族国家的边界日益森严时，艺术依然能够构建开放的精神家园。科恩-索拉尔在书中将毕加索视为“世界主义文化”的先驱：他拒绝被任何单一的文化标签禁锢。这种姿态，对于深陷身份焦虑的当代人而言，不啻一剂清醒的良药。📖

书讯

《鲁迅与日本》

此书聚焦鲁迅留日的时代脉络与话语空间，在还原鲁迅寄身之日本语境的基础上，追索鲁迅与明治日本教育制度、知识转型以及思想文艺新潮的关联交涉，诠释鲁迅对异域新兴思想文化资源的判断、选择和改创，进而呈现留日时期鲁迅的人生及精神历程，明确其果敢独创的思想与实践结构。